

陈
染



珍藏版

影
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红
墨
采
丛
书

陈染影记

珍藏版

红 罍 粟 丛 书

主编 铁凝

陈

染

影

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红墨粟丛书·珍藏版

陈染影记

陈 染 著

责任编辑 王 萍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城乡街 76 号
发 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 制 深圳当纳利旭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书 号 ISBN7-5434-3200-5/1 · 355
定 价 88.00 元



陈 染

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男作家王蒙主编的女作家作品系列丛书，

“女作家影记”序

名曰“红罍粟丛书”。该丛书一经面世便受到海内外众多读者的欢迎，并在两年之内连续获得中国出版界两个奖项：第二届全国优秀妇女读物一等奖和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红罍粟丛书”的重点策划人、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亚民，也似乎由此而引发出诸多出书的新奇的点子，独到的灵感。比如这套“女作家影记”的出版，便是得助于“红罍粟”之后他又一个新奇独到的思路。

这套由九位女作家每人一册组成的“影记丛书”，是“红罍粟丛书”的第二系列。每册影记包括作家精心挑选出的一百余幅照片，以及由照片引发的文字。这些文字，或诠释照片，或叙述往事，或抒发感慨，或思念亲友、师长……是照片引发了文字，而文字又丰富了帧帧照片这方寸之间的内涵。是照片引我们注视起写作之外我们自己的生活，亦使我们每个人对这本影记的写作比其他时刻的写作投入了更多的兴趣和情感。应该说，“影记”的形式并非前所未有的，特别在国际国内的演艺界，影视明星们推出华美、精致的“写真集”的早已不乏其人。但作家的影记与影视明星的写真集可能稍有不同：它既不是明星形象风采的汇集、展示，也不是摄影技巧和摄影艺术的竞赛表演。它侧重的是与作家的生活、阅历、写作、亲情、友谊相关的那些直观而真切的图版。它不回避的甚至还有作家在某一瞬间稍显狼狈的，或者说简直不便于人的形象。这样的照片，因为平凡而质朴，也许更能引人怦然心动，读者会从中看到作为一个“人”的她，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她。“女作家影记”的创意和写作宗旨便是在这样的前题下完成的。有人说照片能够揭示灵魂，有人说照片能够摹

改灵魂。姑且不论照片对灵魂的揭示或者篡改，我只想有一点是定而无疑的：那便是当我们得知被拍照时，在瞬间与相机镜头的配合——以我们或幼稚、或刻意的方式。只因要配合的心情是真的，所以那被照片凝固了的瞬间，毕竟拥有着独属于它的某一种真实。

我常常觉得，一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与一个作家的一部书稿单独而对出版社是不同的，它需要几个重要环节的妥善衔接。首先是创意者意向的新鲜；其次它要靠出版社慷慨而热情的肯定，以及编辑们付出的诸多细致而琐碎的辛苦；然后它要求主编为此尽力；最重要的是它还必得有丛书的主角——作家们的积极响应。

面对出版在即的“女作家影记”，窃以为上述几个重要环节均已有了妥善的衔接。因此，第一我要感谢王亚民最初的美好创意；第二我要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全体同仁从始至终的支持；第三我要感谢我的八位同行，她们对该丛书的积极响应和诚恳写作使这套书具有一种别样的意趣盎然的人情味儿。比方最年长的宗璞老师，她的“影记”是抱病完成的；比方远在福建的舒婷，由于担心邮寄遗失，去德国之前她亲自携书稿飞至北京，当面交与出版社编辑。其余诸位，我亦深知她们对这次创作的珍视。最后我也想感谢我自己：作为此次被出版社邀请的主编，我为我对这套书所尽的微小心意和努力感到愉快。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有句话叫作“伸向过去的欲望是人的基本经验”。“影记”的编撰唤起了我们“伸向过去的欲望”，我们或简单、或深奥的历史，就在这样的欲望里和这样的写作里沉浮了一回。当“影记”完成之时，书中的我们也已经是过去的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了已经过去的过去，或许会使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生出更多一些的重珍之情。而那所有过去了的，都将变成亲切的怀念。

铁凝

一九九七年六月八日

这本影集收录的有些相片使我感到陌生，她显得过于安静、沉默甚至空洞，缺乏我在真实境况中更经常的激动、敏锐、尖锐以及恐惧，仿佛她那

写在前面的话

瞬间的思维和神经掉入了茫茫的黑暗的睡眠之中。她那么不像我，然而她确实是我。于是我想，她所以显得安静、沉默甚至空洞，肯定是因为她确实感到这样的东西随着岁月在生长，感到有些时候懒得再激动、敏锐、尖锐和恐惧。

二 早年看到过蒙克的一幅画，叫做《呼喊的脸》，记忆中图像上那女人头发如风，使人一下子想到“速度”这个词语，想到疾驶的火车飞奔而过，她的每一根头发都在伸向时间的荒原中激动地尖叫，甚至她的脸孔也是由声音构成，她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旷野中不安地飞扬，她的大大洞张的眼睛似乎是两个黑色的大字——惊恐……我记住了这幅画，因为她与我早年的内部状态是那样地贴近。直到三十岁，我才安静下来。当然，这并不是说麻木和漠然，我依然常常抑制不住地激动于精彩的艺术、思想和人物，只不过懂得了什么叫做控制。

三 “日常摄影”很容易记录人们表面的脸孔和身体，更多展现的是平面的图像，而难以呈示人们内里的复杂与微妙，人的魂灵往往被阻隔在体内，仿佛被皮肤封闭在躯体的表壳里边，很难让不熟识的相册的观看者一下子解读出来。从这一点来说，“艺术摄影”或绘画更能直观地使神韵从物质的肉体中绽出，甚至使人的内部状态“喧宾夺主”地站立到形象的前面来，使得直

观的外部形态退居其次。

这是一册日常的影集。我希望这些带有局限和残缺的非艺术摄影的相片，在配上文字之后，能够记录下我的内部的变化和生长，仅仅作为一种纪念。

陈 染

一九九七年五月八日

一九六二年四月的一个夜晚，我悄悄脱离了妈妈温暖的母体来到人间，带着对世界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出生时的光线是淡蓝色，柔和又深情，这使我一生都将不喜欢

没 结 局

强烈的光芒。父亲是个性情古怪的学者，终日埋头书海，著书立说，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顽强精神。母亲与父亲趣味性情上差距很大，她温良优雅，是个作家。她还酷爱音乐、绘画等艺术。我整个童年时代，在那个小鸟恋枝的年龄，生活在这样一个为着各自的爱好独立追求、紧张忙碌的家庭里格外孤单。我瘦弱且爱哭。父亲的慈爱表现为严厉，我有些惧怕他。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妈妈走街串巷，只要离开家，我就活蹦乱跳疯起来。我在母亲的万般珍爱、娇惯纵容与艺术的熏染下长大。

一九六九年我上小学，那时候胆小、温顺却极富个性，很要强，学习成绩极好，被选为红小兵大队长。当时中国正值“文化革命”后期，学习没有出路。母亲为我找了老师开始学习音乐、学作曲和手风琴。从十岁开始我便追求成功。十来岁的小孩很容易崇拜谁，记得当时在我窄小的天地里我崇拜盛中国先生，我的音乐老师告诉我盛中国小时候一天练琴十小时。我曾多次默默在台下观看盛先生的独奏表演，他那时清秀潇洒，头发一甩一甩的。那甩头的姿势真让十二三岁的我发疯。我对妈妈说，我长大要成为音乐大师。

从我还未出生的五七年反右开始，家里就屡遭冲击，家庭气氛沉闷、压抑，冷清。父母关系的紧张使我深感自卑和忧郁。见到小伙伴的一家人围坐着呼噜呼噜喝稀粥，收音机里热热闹闹轰轰烈烈，里院与外院的邻居大嗓门隔着房屋聊（喊）天，我真是羡慕极了。最令我神往不已的是在热情明朗的夏天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跳整整一个夏天的皮筋，玩砍包、蹦房子，而我却躲在阴暗冷清的房间练琴，只能隔着竹帘子向外边望几眼。



三岁，与哥哥在父亲眼前

长大后我为此深深遗憾。

整个中学时代我都是在这种孤独的自我追求中度过。我辞掉了莫名其妙被选上的各种“长”，为了更有时间练琴。当时的生命里只有两样：音乐和皮娅的爱。我的音乐老师都喜爱我，认为我“感觉出色”“有大赋”。我在那一群想当音乐家的伙伴中遥遥领先。我爱那色彩纷呈、起伏多变的旋律，每天每天都在脑子里构画世界。我眼里的世界是童话，有被太阳染热的温情、湿湿的绿树阴、光秃秃的荒原和蓝苍苍的海浪；有立着耳朵的忠诚的大狼狗、白矮星与小绿人的爱情；有折断的黄草、金属的月亮和失群的怪鸟；有魔鬼，死亡和乌黑的女式手枪。我渴望着不能令我满足的世界，越来越沉浸在远离现实的梦幻之中，在音乐里寻找着安慰。渐渐我离开了儿时伙伴们的群体欢乐。

一九七九年我父母的婚姻生活结束，我和皮娅离开了家，也离开了我的童年我的音乐我的说不清的孤寂与惆怅。那时候小心灵里拥满莫名其妙的强烈自卑。这时，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忽一下，社会上卷起读书热潮，文凭热。我放弃了视之为生命的音乐，捧起了书本。由于近十年的音乐生涯，功课落下很多。尽管我拼尽全力弥补，高考还是以三分之差落榜。

十八岁到二十岁我在家待业，这一时期度过了我学生时代最为苦痛和迷惘的阶段。要发挥生命、要施展自己的欲望，驱使我再准备高考。可是，我天生不具备坐在桌前背书的本事，并对背书深恶痛绝，宁可用跑一千米来换背一页书。也是在这时候我开始阅读文学作品。与很多作家不同的是我很晚才接触文学，在这之前我几乎没读过什么文学作品。第一本小说是母亲念给我听的。当时我忙于功课，午休时躺在床上母亲就给我读小说。那本小说是雨果的《九三年》，我躺在床上静静地听。当母亲读到最后一章“太阳出来了！”西穆尔登把自己最亲爱的朋友和学生郭文送上断头台，刽子手的斧头滑下来在郭文的脖子上发出丑恶一响的瞬间，



父母婚后第二天

这时，一声明亮的枪响呼应了那斧子声，西穆尔登用一粒子弹洞穿了自己的心脏……我呜呜咽咽哭起来，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滚落到枕巾上。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我又找到了在音乐里感觉到的东西，我再一次找到了自己。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发狂地读起小说来，一本接一本，那个时候自然读的全是世界名著。《简爱》、《傲慢与偏见》、《红楼梦》、《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小酒店》、《还乡》、《呼啸山庄》、《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很多，也是这个时候，我的作家梦诞生了。从一开始我就不像有的作家那样，由于当不了长跑冠军或球星什么的才不得已没办法做起作家梦。我却是从一发现这块美丽诱人的文学土地便全力以赴追求她，那么衷情于她，别无选择。我相信，假如不是我冒险失足跌入文学圣殿而抛弃我的音乐生涯，我相信我会成为一名音乐家。高考的压力和读小说的狂热以及我那个年龄的极度敏感、情绪动荡，使我一度患上神经衰弱。

一九八二年，我二十岁时，考上北京一所大学中文系本科。大学期间我完全投入了吸引我的文学世界。我在同学中落落寡合，默默不语，散了课就往家跑，躲在书屋里品味着梦幻，在内心独自扮演各种真诚的角色，以弥补生活的空虚。我开始写诗，恬淡、温情又忧伤，吐不完的情怀，挥不尽的惆怅。那是有一次母亲外出开会，我独守着空落落的房间和心灵，孤寂难耐。半个月后，当母亲回家时我便成了“诗人”。我捧着一摞小诗，说：妈妈我写诗了。《书阁》这首小诗颇能反映我那段的生活情调：

我的随风摇曳的小阁楼呵

是个神秘的天地

里面白花花的纸页上

洒满墨色的米粒

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孩子

蹲在吱吱呀呀的木板上

用眼睛，倾听大地的喘息

古老地球的遥远记忆

天黑了，木窗子外

飘着淅淅沥沥的雨

黄昏的小风，把我

带到亚马逊河流域

.....

读名著的疯劲渐渐平缓，我又开始了读现代诗以及各种流派的现代主义小说和哲学。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发表诗。写诗热潮一发而不可收。我在大学里出了两本油印小诗，在同学、老师中传阅。班里的同学认为我“才情过人，只是有点怪”。学校的老师也劝我多多参加集体活动。那时候，我的生命处于分裂状态。在公共场合腼腆沉默，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才把积郁心中的无尽情怀倾洒诗中。我颇为“入戏”，我感动着自己，也感动着别人。我活在自己制造的氛围中，也在世界里寻求诗中的情人。当我空空落落徒然而归时，便再一次把贫瘠与孤独抛至诗中，诗成了我平衡自己的手段。我二十岁至二十二岁，正是诗人的年龄，我在《诗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数十首诗，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诗选》里占了一席。

像大海里一朵美丽的浪花，诗人的我仅仅眨了几下眼睛就睡醒了，那朵漂亮的浪花很快便找到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展现。我从大学三年级（二十三岁）开始写小说，处女作《嘿，别那么丧气》发表在《青年文学》上，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找到了一个比诗更能表现与施展自己的形式，极为兴奋。当时的文坛正是百花齐放最为活跃的时期，正是“一人一流



初中时，告诉母亲一句话

派，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热闹景象。我很快与活跃在文坛的几位青年作家们交往起来，可是不久我便感到与作家们交往是件累人的事，他们没有生活里那些普通然而活生生的朋友那么来得自然。于是，我重新归属于自己的恬静、孤单而充实的艺术世界。我最初的文学创作还曾得到老一辈作家们的关怀和帮助，我对他们怀着敬意。这一时期，我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作家》、《北京文学》等全国多种大型刊物发表小说，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纸片儿》，有的篇目还被介绍翻译到国外。

第一篇评论我小说的文章刊登在《作家》杂志上，题目是《论“现代的创作情绪——从陈染的小说谈开去》。令我震惊的是这位“当时没见过面的中国文坛上实力雄厚热情敏锐的著名评论家能那么准确、敏感，深入地把握我那堆文字。我为这种理解与真挚深深感动。我将永远怀着无比的崇敬，感激他的支持，热情和友谊。

一九八六年我大学毕业，整个大学时代我都是在读书、写作的狂热中，同时又是在对书本里那些骗人东西的抵抗中。当有的老师讲到生动精道之处，我便兴奋得如坐针毡，很是崇敬，当有的老师把一些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自欺欺人的破东西强加给我时，我便无声地把它们扔回去，甚至逃课，拒绝学习。我的成绩便跟着我忽高忽低地动荡。这种个性对于我成为一个老师眼里的好学生起了很大的妨碍。好在，我并不那么看重好学生。大学毕业后，有几所大学和杂志都表示欢迎我去工作。可遗憾的是我不喜欢这些定时定点规规矩矩的束缚人的工作，我喜欢自己支配自己，也不在乎“名声”。母亲自然是从我的前途着想，对于我的不按常规走路的思想 and 行为很发愁。像所有的当代青年人一样，除了拥有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外，同时我需要起码的物质保障。我不能没有职业，当个流浪小说家是养不了自己的。由于在文学上的初步成绩和老师们的帮助，我被留在大学里教授文学写作，

职业对于我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学校里的一些沿袭传统的迂腐陈旧
的观念令我压抑，我无法抗拒又不愿趋附。于是，便带上面具。
既满足了别人，又保持了自己。尽管我天性怯懦，但性格里针
刺刺的却很多。朋友们有时叫我“小驴”，温顺起来柔情无比，但
若抡起鞭子来也够人受的，我拒绝接受一切强加给我的我不赞同
的告诫。

这时，我已经被认为是文坛里最为年轻的青年作家了，并且
在社会上和文学圈子里有一定影响。可是，我忽然发现一件事：
从我童年的音乐大师梦到后来的作家梦，我活得多么孤独和压抑
呀！这并不是我已经满足现有的一些成绩，我天生就不是容易随遇
而安的人。我对自己、对世界永远有所追求。然而，我开始思考
和看重生活本身了。梦必须做，但生活、友谊、爱情、智慧与成
功相比，同等重要，甚至更有意义和价值。我发现我在梦里生活
得太久了，在那个角落我简直成了一个孤独的隐居者，沉湎于自
己的心灵生活。现在，我多么渴求生活里温情深挚活生生的东西！
这个发现对于我是个不小的飞跃。我从来都喜欢自己改变自己，
不断地发现、改变自己与外界，才有意义。我开始发挥潜藏在生
命里的那些美丽的天性，我画画，制作千姿百态的丑布娃娃，用
粗彩线在麻垫上缝出图案，我异想天开制造着童话也制造着自己，
我放开生命。有个中央美院的朋友见了我的制作就幽默地说他得
改行了。生活里，我真正的朋友并不多，也许我天生就是那种不
善多交却能与个别朋友诚笃至深的类型。我始终对友谊和爱情有
一种玩命和献身精神，由于这个特点，也容易遭到伤害。

我仍然爱着读书，读书方法仍然是自己选择，不强迫自己。
也把自己喜爱的书推荐给朋友们。除了文学，我感兴趣于中国古